

壹、引言

庾信是南北朝著名的詩人，也是蕭梁朝廷的使節，這兩種身分，使他在南北分庭抗禮之際，於早年意氣飛揚，獨步當時。然而，侯景之亂與梁朝覆亡令庾信生命發生巨變，再加上出使滯留，終生不返，蕭瑟之志憑藉凌雲健筆表達，表現深厚的鄉關之思與貳臣之恨，感人甚深。

用典於南北朝文壇蔚成風尚，能高度壓縮時空，極有利於詩文用以表現古今形像的疊合，以及意境的轉用。庾信博覽群書，藝術表現能力強，對故實了然於胸，運用圓熟。南北關係風起雲湧，庾信身分特殊，要表達鄉關之思與貳臣之恨，典故實在是最合用的工具。庾信的作品大量鑄鑄古往今來的使節形像，並非偶然，於文學史上也較為罕見，與其身世及背景息息相關。庾信後期作品中的使節典故密集出現，使兩大主題顯得更深邃有力，呈現更強的歷史張力。

本文考察庾信作品使節典故對表現鄉關之思與貳臣之恨的關係，藉由庾信作品中的使節典故以詮釋其情志意蘊。庾信後期詩賦的鄉關之思特別深刻，與他曾為梁使的背景有密切關係。庾信不能放下聘使的身分，對故國念念不忘；此外，他多次擔任蕭梁使節之職，氣節觀念較強，故出仕北朝後產生貳臣之恨，終其一生揮之不去。鄉關之思與貳臣之恨是庾信後期創作的主题，兩者互為影響，使作品籠罩著深深的哀調，而這種悲哀風格的呈現，得力於大量使用了聘使典故，今昔對比，大大增加了藝術感染力。

貳、庾信出使過程

研究庾信的使節典故，首先應該對他的出使情況作一觀察。庾信出使，史有明載，而且有詩文印證，基本面貌不難掌握，學界早有共識，認為庾信於梁武帝大同年間出使東魏一次，其後於梁元帝承聖3年（551年）出使西魏，並滯留不返。然而，結合前賢的考證，以及對詩文的揣摩，庾信出使西魏的次數應該不只一次。考察庾信出使的過程，對瞭解詩人的心態有重要意義：由於庾信對自己使節的身分矜惜自重，而且在承聖3年之前的出使均能達成使命，因此面對最後一次出使西魏不達使命，更以使節身分淪為貳臣，反差更大，自責自愧之情比一般亡國俘虜更深，終其一生，揮之不去。

據庾信現存詩文及史料考證，庾信在蕭梁（502～557年）國力未墜前應曾出使東魏及西魏。¹《魏書》記載：「（武定）三年秋，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、通直常侍庾信朝貢。」²庾

¹ 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庾信出使西魏只有一次，時間是梁元帝江陵政權時期。參見許東海。《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》（臺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4），22；魯同群。《庾信傳論》（天津市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7），19；林怡。《庾信研究》（北京市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30。

² 【北齊】魏收：〈島夷蕭衍傳〉，《魏書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卷98，2178。

信第一次出使於公元545年秋天（即梁武帝蕭衍大同11年；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武定3年），這時梁朝國力方盛，蕭梁跟東魏關係緩和，「十餘年間，南境寧息」。³

庾信在出使東魏期間，共寫有五首詩，按詩題及內容可隱約勾劃出出使路線。庾信離開建康由瓜步山渡江北上，寫了〈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〉詩（按：江都郡有十六縣，瓜步山即位處其中一縣六合之境）。⁴庾信持命使北，離開京師渡過瓜步江，再由瓜步啟程北抵梁魏邊境徐州彭城，入使館待接，作〈入彭城館詩〉；按庾信出使東魏，為公元545年秋天，詩中「夏餘花欲盡，秋近燕將稀」正好道出當時季節。入東魏京城鄴下而作〈將命至鄴〉及〈將命至鄴酬祖正員〉二詩；〈將命至鄴〉有「西過犯霜露，北指度輶轅」，「霜露」既可比喻出使的艱辛，但指秋霜也無不可；〈酬祖正員〉詩更有「被隴文瓜熟，交媵香穗低」，更能點明秋收時分。而詩題的「祖正員」即祖孝隱，為東魏末人。⁵在鄴下期間庾信曾遊西門豹廟，並作〈西門豹廟〉詩，詩中有「菊花隨酒馥」、「銅雀影秋林」等詩句，也能點明時分。以上諸詩均有人名、地名或時節的資料，可作第一次出使東魏時寫作的佐證。

〈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〉一詩是庾信出使東魏時的第一首作品，表現了詩人對出使任務的信心：

校尉始辭國，樓船欲渡河。輶軒臨磧岸，旌節映江沱。觀濤想帷蓋，爭長憶干戈。雖同燕市泣，猶聽趙津歌。⁶

首兩句以漢代的張騫、楊僕起首，典故貼合詩題，也暗示詩人自己能像張、楊二人般完成使命，建功立業。第三至第六句由外而內，先寫梁朝使節的車駕盛大，旌旗儀仗映照江面，後寫詩人內心的體會——面對滔滔江水，聯想到春秋時代的吳晉兩國，爭先歃血於黃池。現在庾信自己同樣肩負兩國結盟的使命，出使東魏，任務雖如同荊軻入秦一樣艱難，但仍有信心如津吏女媧為趙簡子渡河般完成使命。⁷

³同上註，2179。

⁴【唐】魏徵：〈地理志下〉，《隋書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卷31，873。瓜步山位於建康之西北面，與京師只有長江之隔，歷來為南北戰爭要衝之地。如宋元嘉27年12月，【唐】李延壽：〈宋本紀·文帝紀〉，《南史》：「魏太武帝率大眾至瓜步，聲欲度江，都下震懼，咸荷擔而立。」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2，52。

⁵【唐】李百藥：〈祖珽傳〉，《北齊書》：「魏末為散騎常侍，迎梁使。時徐君房、庾信來聘，名譽甚高，魏朝聞而重之，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。」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72），卷39，521。

⁶【梁】庾信，【清】倪璠注：《庾子山集注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0），卷4，325。

⁷按詩有「爭長憶干戈」等有關戰爭的詞句，有學者認為庾信初使東魏期間，心情沉重，已有衛國戰爭的準備（參見吉定。《庾信研究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，14。）。這說法似未能成立。據《魏書·島夷蕭衍傳》，大同年間，梁朝曾多次派使者聘魏，545年聘魏的使節便是庾信，「（武定）三年秋，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、通直常侍庾信朝貢」，這時期梁魏關係友好，「朝廷亦遣使報之。十餘年間，南境寧息」，要到548年，侯景叛東魏，蕭衍收容侯景，兩國才正式交惡，「（武定）六年，衍又改號為中大